

林榮森*

臺灣書法藝術發展的推手

——陳其銓先生

(1917~2003)

— 摘要 —

台灣地區的書法發展，從光復初期的閉塞凋瘵，到今天的繁榮景象，除了要歸功於政府的倡導鼓勵之外，最重要的力量，主要還是來自於民間一些前輩書家的積極推動，他們十足扮演著“推手”的角色。

陳其銓先生早年出身軍旅，來台後不久轉任公職，乃至於退休後，一生以弘揚書藝為職志，是少數能夠結合創作、推廣及研究精神之書壇耆宿，特別是他對從事書法教育工作的投入，更是一般書家所難望其項背。

他不僅在國內廣泛地散播書法種籽，培育書壇新秀，且利用公暇及退休後的時間，奔赴國外宣揚國粹，足跡遍及日、韓、星、馬、波蘭等地，其影響層面甚至已受到大陸書壇的重視。在在顯示了一代書人的成功典範，足堪吾人加以挾發闡揚。

一、前言

台灣地區近數十年來的書法風氣，雖然在科學化的衝擊下，逐漸從生活實用的地位轉變為較具純粹性的獨立觀賞藝術，但它仍然以搖曳多姿的身段，繼續豐富著中國書法的本質與內涵。這樣的成果，固然不得不歸功於政府部門的提倡和鼓勵，譬如各項美展、書法比賽的舉辦，以及書法講座和研習、獎助等等。但就此同時，民間所發揮的影響及作用，更是不容小覷，因為書法界深刻體認到，書法藝術儘管面對日新月異的強大壓力，不得不自實用角色退位，然其藝術美學的文化價值則絲毫未減，在我們這個充滿考驗與挑戰的時代，尤應負起書藝發揚和薪傳的歷史使命。

* 林榮森 中國醫藥大學講師，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 本文於九十二年二月完稿，詎料陳其銓先生竟於同年十二月仙逝。

在前輩書家中，固然有許多學者型的名家，他們平素以研究學問為職志，視書法為“小道”，因此往往不以書法家自居，如臺靜農、陳定山、劉太希、王壯為、王靜芝，乃至現仍身強體健的汪雨鑫先生等，無不如是。但另一批如曹秋圃、陳丁奇、李普同、陳其銓等，則將書法當作畢生的志業，傾力鑽研，該等在研究創作之餘，更透過學校教育講授書法課程，或廣設私塾開班授徒，甚且進而組織書法社團，透過和學員們間的互動，以及同仁彼此交流往來，藉收觀摩切磋，黽勉鞭策之效。這群熱衷於書法教育推廣的前輩書家，對當代書法藝術發展，著實起著極大的作用，特別是在書法風氣的開拓與書藝水準的提升方面，十足扮演著“推手”的角色。其中陳其銓先生即是一位值得重視的人物。

陳其銓先生今年已八十六高齡，是國內少數碩果僅存的書壇耆宿，至今仍孜孜矻矻於書藝的弘揚與傳承，且樂此不疲，精神令人敬佩。而他在書法創作上的成就亦是有目共睹，尤其晚年通會之際所創「綜體書法」，更受到廣大推崇，凡此皆應有專文論述。本文因篇幅關係，在此暫不討論其書法造詣如何，而僅就其推動書法教育與弘揚書藝的部份，加以探索，以期對陳氏在現代書法發展過程中的貢獻，有所闡揚，或就其畢生致力書藝薪傳的點滴片斷，進行綴輯抉發，試圖將台灣一代書人的書學理念與抱負，更完整地加以呈現，實乃吾之所願。

二、陳其銓先生略傳

(一)出身背景及渡臺前的生活概況

陳其銓，號奇川，廣東豐順縣人，生於一九一七年，廣東韓山師範學校畢業。陳氏世代以務農為業，先祖於五胡亂華之際，由中原南遷廣東東陲豐順縣潘田鄉南溪村，地多丘陵，民風純樸。父親慎趨公，少負大志，不甘於待在農

村從事莊稼工作，年屆弱冠即赴南洋謀求發展，惜無所成就，且罹患一種叫做「阿芙蓉」的疾病返鄉，卻仍無法安定過生活，只好偕同其先母鄭氏及胞兄其美到潮州另圖謀生。但生活景況依舊十分困苦，陳其銓出生時，是誕生於潮城彭家祠內，他的胞兄小學未畢業，就被迫休學，他因從小甚得雙親寵愛，且學業每期均冠榜首，族人遂公議以祖先蒸嘗獎助升學，所以他才能順利受完基礎教育，並在一九二九年考入潮州最高學府——韓山師範學校，得親炙饒平詹安泰(祝南)及鳳城王顯韶二師，自此開啟書法研習之門。

潮城東郊的韓山師範學校，前身即為韓山書院，是為紀念韓愈而建，市街通衢，又有宋明以來紀念潮州大儒進士翁萬達及狀元林大欽的牌坊，上面所刻的榜書，氣勢十分雄渾。就連當地一些商店的招牌，亦多為名家手跡，如曾熙、清道人李瑞清、吳道鎔、唐駝等所題，氣派非凡，至今令他印象猶新。

一九三七年，日軍發動蘆溝橋事件，引起我國全民奮起抗戰，人無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西南北，都熱切地各盡所能，獻身抗敵行列。當時陳氏年方二十一歲，熱血沸騰，報國情殷，毅然辭別雙親，前往廣州從軍，擔任文宣工作，旋又考入軍委會戰幹團(後併入陸軍官校)，於一九三八年乘粵漢鐵路抵達武昌，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同學大都來自全國各地戰區及部分海外華僑青年和留日學生，結訓後即應各人志願及學歷，編隊上課，半年後由於戰區日益擴大，為因應前線需要，被以少尉軍階派赴軍中負責民運政工部門服務。據陳氏自述，當時能通過上級的考核，編入軍官隊接受訓練和深造，是很幸運的事，因為同隊的學員，大都是受過大專教育以上或留學生，可說都是時代菁英、一時之選，他資學較淺，年紀又輕，之所以能獲得如此良好機緣，完全要歸功於書法帶給他的有利條件。

就這樣從太平洋戰事發生，以迄日本戰敗投降，他一直供職軍旅，儘管到了戰爭末期，生活物資十分困窘，他從未離開過書法，且在工作中一有機會

就突顯發揮書法的重要性，所以軍旅生活使他和書法的關係益形密切。他曾回憶說：

書法令我愉快，向上也間接幫助我獲得更佳工作機會。¹

由於具備書法專長，使他左右逢源，深獲長官賞識，因此在從軍後的短短幾年間，就已晉升中校，當時他才二十五歲。他自己說：

這雖不能與一些戰功顯赫，一仗下來便升一級的名將相比，但我這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人才濟濟的軍中，已算是十分難得的機會了。²

在軍中，最早賞識他的是時任戰幹園教育長的桂永清將軍，出身黃埔軍校第一期並留學德國，是一位才能卓越的名將，襟懷豁達，目光敏銳，太平洋戰爭後以彪炳的勛功出任海軍代總司令，其銓先生則承乏總司令秘書之職，在業務上與書法更密不可分。

(二)與書法結下不解之緣

陳其銓先生接觸書法甚早，從十歲開始就由唐楷入手，後又跟隨潮州宿儒郭照庭習歐陽詢楷書，到了進入韓山師範就讀後，得詹、王二師的指導，使他的眼界和識見為之開闊。詹安泰先生擅六朝及晉碑，喜以二爨筆意入行楷，古雅適逸。王顯韶先生則專擅二王，風神灑落，俊詣超卓。二公詩詞，均有聲於時。校長李芳伯先生，亦嗜書道，草書深入懷素堂奧，氣勢遒邁，為世所重。潮州為唐代大儒韓愈遭貶之地，初本蠻荒僻壤，經韓愈的不斷教化，勵精圖治，而為人文蔚懋之區。城內尚有唐代古剎一開元寺，規模宏偉，時有高僧駐錫，佛門大師太虛法師、印泉上人、弘一法師等，均曾在該寺弘法揮毫，因此

1 〈陳其銓教授獻身書藝弘道半世紀〉，《弘道墨緣》第四期，南投，弘道書藝會，一九九四年二月，第二版。

2 同前註。

陳氏從小就有殊勝因緣濡沐高僧大儒的風範，目睹他們備受尊崇的情形，嚮慕藝文之心，不覺油然而生。他說：

這就是我少年時代即嚮往書法的環境和因緣，也是令我今後從事書藝弘揚的契機。³

他在韓山師範畢業後，做了兩年多的小學教師，因為寫得一手魏碑書體，頗獲同事及親友讚賞，也得到長輩的稱許，使他對書法益感興趣，信心倍增。後來投筆從戎，所任工作也大都和書法有關，於是在三十歲以前就已遍臨篆隸行草及北魏諸碑，同時因為戰後任職海總，南京為國府首都，人文薈萃，在工作上有較多機會接觸藝文書法，餘暇也經常到香鋪營一帶文物市場流連走動，增添不少見識與視野，相對地書寫境界亦頗有進益。長官同袍對他書法的肯定自然也是不容置疑，他自述謂：

記得當時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祝賀參謀總長陳誠上將五十誕辰、第九戰區參謀長吳逸志等賀薛岳上將五十華誕壽屏冊頁，都是由我書寫的。⁴

這麼重要的文稿由他代筆，顯見其書法功力已普獲長官們的認同和讚譽。

1950年隨中央政府播遷來臺，初在海軍服務，積極推動軍中藝文活動，舉辦海軍書畫展覽，且開始活躍於臺灣書壇。一九五六年於擔任海軍總司令辦公室秘書組長期間，應旅菲洪門總會理事長李峻峰之邀，在菲京馬尼拉舉行書法金石個展，僑報爭相披載，轟動一時。一九五八年轉任臺灣省政府新聞處主任秘書，與臺灣藝文界人士往來機會更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同藝壇名宿張默君、張昭芹、梁寒操、彭醇士、張維翰、李漁叔、馬壽華、董作賓、林熊祥、成惕軒、丁治磐、何志浩等三十餘人，以殷契鐘鼎文字，輯為楹聯，全部由其書寫後裝裱，在國立臺灣藝術館公開展覽，監察院院長于右任

3 同前註。

4 此段自述係筆者訪問陳其銓先生時所錄。

並為作序，堪稱藝壇一大盛事。

陳氏嗣於一九六二年轉調臺灣省政府專門委員，辦公地點隨之遷入中興新村。中興新村環境優雅靜謐，工作上也較無繁瑣的責任和壓力，反而有更充份的時間從事各項學識修養和自我充實，他每天排定閱讀、習字和寫作時間，在五年的時間內，他對商周甲骨文及晉唐諸賢法帖，下了一番苦功，對書學理論和詩詞古文也作較深入的研讀，並在報章雜誌發表相關書學論述。迄至一九六六年臺灣省政府主席黃杰，徵召他出任省府檢核室主任，督導全省各機關公文檢查及業務考核，工作雖然十分繁重，但始終對書法無法忘情，尤其在書法推展上仍不遺餘力，絲毫不懈。一九六九年臺灣省政府正式成立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由省府秘書長兼主任委員，檢核室主任為執行秘書，負責實際業務的規劃和執行督導。過了兩年，他終於獲機辭卸繁重的行政業務，改任省政府參議，這對一向淡於仕官而熱衷書法藝術的陳其銓先生而言，未嘗不是一件快慰之事。新的業務性質，大多處理省主席文案及代筆題贈工作，不僅工作與興趣又高度結合，且有多餘時間投身書法教育的推展，於是應邀四處演講、授課，為書法的弘揚貢獻心力。之後又因職務調動，到總統府擔任參議，負責謝副總統東閔先生秘書業務，這也是由於書法的緣故。即使公職退休後，陳氏依然戮力從事書法藝術的發揚與傳承，正如〈陳其銓教授獻身書藝弘道半世紀〉所載，說他“博覽經史詩文及書法教育之推展，碩學清望，譽重士林，桃李遍海內外，為當代推展書法教育，卓然有成的主流人物之一”⁵。

5 同註1。

臺灣書法藝術發展的推手——陳其銓先生

三、書法教育的理念與主張

陳其銓先生認為“書法在今日臺灣的地位非常重要，因為書法正由實用層面逐漸轉化為純藝術創作，因此我們一方面要承先，一方面又要啟後”。從他口中流露的語意，似乎對中國書法的未來抱有極大的期望，這也是他得以戰戰兢兢的心情，不畏任何艱難環境，始終以推廣書法教育、弘揚書法藝術為志業的最大憑藉與動力。

(一)書法家應有薪傳書藝的使命感

古代的書法家往往兼具多重身分，有在朝為官，也有在野文士，但真正把書法當作一回事，並加以宣傳推廣者，實寥若晨星，即連王羲之都未必如此，而唐代諸家雖因書法而名重於時，但除了創作自娛或為朝廷寫些重要文件碑版外，對書法的推展似乎也未作出多大貢獻。宋明以來，從師習書風氣漸開，這時對書法的普及多少起著些許作用，但其本意則可能為建立個人門派或純粹站在經濟的觀點，並非有意識地為弘揚道統文化而開設私塾傳授書法。因此古代的書法教育率皆官方色彩濃厚，如唐代的書學博士、弘文館及明代的中書舍人，基本上都是為政府甄拔書法人才而設置。柳曾符在〈中國現代書法教育淺析〉中說：

明興八股，清代繼之，作八股，寫大卷，仍有館閣體之名，今日且賤之，其時之書法自唐以後我國取士皆以科舉、學校之制，時有興廢，唐末至以監生輸錢，名曰光學。學習，乃由塾師、家人、師友切磋，用自臨碑帖，非如今日學校教育也。⁶

⁶ 柳曾符〈中國現代書法教育淺析〉，收於《柳曾符書學論文集》，(台北：華正書局，一九九五年六月初版)，P522。

可見古代書法的研習訓練，是為應科場進仕之需。而今書法既已退化其實用功能，則民間有識之士，便應負起責任，不可一味仰賴政府或在學校教育制度上有太多的奢望。

臺灣的書法藝術風氣，在日治時期雖有初步的基礎，但僅止於萌芽階段，且集中於翰林秀才及官員身上，整體水平並不突出。臺灣光復後，特別是一九四九年政府遷臺以來，大批藝文人士及書法家來到臺灣，使得此地頓時成為名家齊聚的文薈聖地。然當時的書法團體，大多屬於雅集式的小型書會，彼此以聯絡情誼居多，對書法的推展功效極其有限，隨著社會結構的轉變和經濟形態的現代化，時至今日，若干造詣精湛的前輩書家，雖已凋零大半，但卻為臺灣的書法發展，作出了偉大的建樹。其中有一項令陳其銓先生印象深刻，至今耿耿胸中無法忘懷的事，就是大約一九五六年左右，一群日本書法團體來訪，目睹臺灣書法風氣不振，率性地說道“再這樣繼續下去，將來臺灣人要到日本去學書法”⁷，這件事被記者報導後，國人深以為恥辱，民間更對政府多所責難和批評，從那時候起，小學開始重視寫字課，同時也激起同道們的憂患意識，由此朝野各界共同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不過時代環境不斷變遷，今日的社會對書法的觀念已不若從前，而且學校教育也為因應時代潮流，正逐步將書法予以課外化，甚至邊緣化之中。因此他認為，書法既然已淪為藝術門類中的一項，凡我同好只得自立自強，以堅定的信念和具體的作為，共同負起發揚國粹的歷史使命。

(二)書法教育的本質與內涵

陳其銓先生深刻地感受到，書法教育除了技法的傳授外，更可對習書者精神內涵的潛移默化，這才是書法教育的最大功能與本質所在。他在〈談書道美

7 此段內容乃筆者訪問陳其銓先生時所錄。

〉中說：

在我過去十餘年的書法教學記憶中，有不少從學人士，最初不免心浮氣躁，或略具技法基礎，即頗自負，但經過一段研習時間，便漸見他們趨於安靜，而且變得謙和有禮。⁸

由於這樣的親身觀察和體驗，讓他對書法的潛在力量深具信心，而這些人在行為舉止乃至談吐言語上的改變，是因為他們已能真正領悟書法的心法，進入書法的堂奧，於是他接著又說：

過去的浮躁，是未進入狀況，過去的自負，是對書法知道的太少，祇囿於一些寫作的技法，而未能進入堂奧。當他們由研習體會領悟到書法真正精神所在後，立即在言談舉止上，有了很大的轉變，這便是中華文化偉大的地方，也是書法教育所具的潛移默化功能。⁹

中國書法，綜合眾妙，通於自然，為中華文化藝術的結晶，也是書家人格學養的具體表現。宗孝忱先生亦曾說“習書之功，可以收心，可以復性，可以醞釀氣度，可以恢宏意志”。揚雄《法言》亦云：

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¹⁰

揚雄把書法當作一個人的心理投射，其書是否經過正統洗禮，一如其人格品德有無接受儒教薰陶，正邪立判，優劣畢現，如果真能悟到書法的妙諦，則書如其人，書人合一矣。郝經《陵川集》中謂：

8 〈談書道美〉，收於《陳其銓教授北京書法展作品選集》附錄，（桃園：中華弘道書學會，二〇〇二年七月），P121。

9 同前註。

10 揚雄《法言》，收於季伏昆編著《中國書論輯要》，（江蘇：江蘇美術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版），P1。

書法即心法也。故柳公權謂“心正則筆正”，雖一時諷諫，亦書法之本也。苟其人品凡下，頗斜側媚，縱其書工，其心中蘊藏者亦不能掩，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¹¹

由上引證可知陳氏的論點實與古人書學主張若合符節。書法透過老師的指導，一方面錘鍊技法，並抉發體現出人性中卓越光輝的一面，使人在臨池、摹寫或思考、創作中，提高心靈層次及精神修維，逐漸摒除不善、醜惡的習氣，追求更健康、更完美的人生新境界。而藝術無止境，人性的光輝也隨之益加光彩，所以書法教育對人的積極功能，實顯而易見。大陸書法學者李尊武也說：

書法藝術是人類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是人類閃光精神的聚焦，北宋黃庭堅首倡以“韻勝”論書法，所謂“韻勝”是指以充滿生命力的書法形式為依托，而又超脫形式技巧之上的書法主體的旺盛精神氣質……書法藝術教育對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提高國民素質的深遠意義和巨大作用，將是永恒無限的。¹²

陳氏對書法於人的作用概括地說“在內涵方面，對品性的修養，尤具有莫大的影響力量。從執筆運筆臨帖，無一不是引導心靈進入平靜安定的境界，並激發向上求真求善求美的意念”¹³。書者接受老師的薰陶，由外在的技巧漸次內化到心靈層面，並從典籍、經史學識上不斷涵泳，得失之心自會日形澹泊，心中常存翛然之致，則胸懷曠達，海闊天空，下筆作書，風神自來。如此則人人品高氣華，社會祥和安樂。

11 同前註，P12。

12 李尊武〈文化的積澱與人格的昇華〉，收於《第五屆全國書法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大陸：中國教育學會書法教育專業委員會，二〇〇〇年八月），P57。

13 同註8。

(三)推廣書法教育的觀念與方式

各種學問或藝術最忌諱的，就是彼此存著門戶之見，所以他提出了“求同存異，敬其所異，愛其所同”的觀念。他認為書法家應具有豁達寬闊的心胸，面對不同的書學路線、門派，不僅不必排斥或詆毀，更要加以包容甚至學習，這樣才能使自己的識見和眼界益為寬廣，境界也才能不斷往上提升。尤其是身為書法教育工作者，在面對學生五花八門的背景時，無需存有戒心，只要學生虛心求教，有心向學，不必在意他的來歷或過去師承，他說有些人一聽到某某學生以前所學的老師和自己不同路，就刻意排斥而不願傾囊相授，這樣的作法只是顯示了自己的無智和自私，根本沒有資格為人師表。陳其銓特別提出了精闢的見解，他說：

學問之大，各有專精。藝術上各門各派，所好不同；看法有異，不要因為自己不了解，不懂而加以排斥。藝學能受人肯定，都有所長，要胸懷豁達，尊重他人的成就，所謂「求同存異，敬其所異，愛其所同。」這也是待人處世哲學。¹⁴

事實上，書品即人品，在從事書法教育工作時，亦應秉持作書的一貫原則，表裡一致，心胸放達，不小氣，不自私，自然能提升個人品格，進而以言教和身教，化雨春風，使學生都能感染這份氣質與態度，這樣才能教導出優秀的書法人才。

他有這番看法主要是他感悟到，天地間隨處都是學問，科學人文，各有專才，我們能在書學技法上有所專精，便以此驕人，徒見其淺薄無知而已。任何行業，往往會有同行相忌的現象，這是一種私心和偏見，以及過份膨脹自己的

14 鄒多悅〈當代書壇重鎮——陳其銓教授訪談記〉，《中華書道》第二十五期，(台北：中華書道學會，一九九九年八月)，P48。

心理作祟。不論指導者或學習者，如果讓這種狹隘的心態發展下去，會影響到作品風格的提升，也會阻礙到同道和諧及書壇整體的發展。在浩瀚無際的書海中，宗派眾多，各有專擅，如能分享彼此成就的愉快，在不同領域裡，尊重他人想法，樂於包容別人成就，將此種豁達的襟懷，涵泳於作品中，自能充滿含宏壯闊、雍容渾穆的氣象。對此，他給同道的勉勵是“學習書法的目的，是在追求永恆，追求更美好的人生理想”¹⁵。

其次，在書法教育方法上，他強調主要還是得靠民間力量，因為學校如能將書法納入正式課程，固然是件可喜之事，但很明顯地，在升學主義掛帥的今天，學校不重視書法也是時勢所趨，書法界不必給學校太多責難，時風已是如此，唯一能力挽狂瀾的，只有靠書法同好齊心協力、和衷共濟，雖然情勢對我們不利，但我們更要挺起腰桿，勇往直前。其銓先生揭示了幾項可行的途徑：

1.組織書法社團，透過會員聯誼，彼此切磋砥礪，凝聚力量，號召同道從事各項推廣活動。

2.多舉辦書法聯展、個展或研習活動，吸收更多社會人士加入書法研習行列，擴充書法人口，使書法風氣更臻普及。

3.透過機關、學校或團體等開設書法班，讓書法能迅速在各組織生根發芽，藉著學校教師或公務人員以及社會人士的參與，由家長著手，進而鼓勵學童學習書法。

4.廣開才藝班或書法班，使一些對書法有興趣的同好，能很容易地找到好的學習環境，這種私塾的方式，是目前台灣最流行的書法教學形態。

5.經常舉辦書法相關講座，提供書法教師或愛好者進修充電的機會，使之專業素養能不斷向上提升。

15 此段勉語是筆者訪問陳其銓先生時所錄。

臺灣書法藝術發展的推手——陳其銓先生

6.發行書法刊物，鼓勵書界人士從事書史、書論的研究寫作，擴充書法知識領域，提升書家學術研究能力。

7.建請大專院校成立書法系所，專門培養書法師資，使書法這門藝術能正式登上大學殿堂，真正成為獨立觀賞藝術門類。

雖然其銓先生提出了這麼多的具體方向，但他則強調，書法的推廣不可太過於功利，有些人因基本觀念和技法偏差，卻終日搖旗吶喊，到最後就算號召到很多人來學書法，反而把人給誤導了，罪過更深，這樣的結局，不如不推廣。因此他建議要從事書法教育的人士，需先循正道把功夫練好了，再來開班授徒，如此才不會誤了別人，也害了自己。

在書法研習方面，陳其銓先生一向主張老師不須過份要求學生模仿老師的筆跡和風格，希望學生成為他的影子，這樣會限制學生的發展空間，同時也永無超越老師的機會。老師的責任是要因材施教，因勢利導，先就學生的筆性和稟賦，為他們選擇先賢的碑帖使之臨摹，並為其講解指導，當然適當的書學知識和技法也是不可缺少，漸次再幫助學生找出適合他走的路徑，如此方為正本清源之道。

四、弘揚書藝的熱忱與執著

其銓先生從小就醉心書藝，他的書法推廣和書藝創作幾乎是可以劃上等號的。因此他從事書法的弘揚與推廣，起步很早，就他記憶所及，最早應溯自一九四二年開始，迄今已屆六十年之久。茲將其推廣書藝歷程分成三個階段，進行論述。

(一)服務軍旅時期

陳氏在從軍之前是否有過書法推展活動，他並未述及，從他所提供的資訊

顯示，最早是當太平洋戰事正打得十分劇烈之時，日本軍閥佔領中國沿海一帶城市，這時他正任職廣東軍隊特別黨部，與名畫家唐蔓胥、沈逸千、黎水鴻、音樂家黃友棣、劇作家趙如琳、木刻版畫家羅映球、詩人吳邈厂等組織「人文藝苑」，弘藝勵志，以藝文活動宣揚抗戰精神，激發國人愛國情操。在渡海來臺之後，他則積極推動軍中書法活動，舉辦海軍書畫展覽。因為在戎馬倥傯、兵燹紛乘的時期，他猶能有這份心情鼓吹藝文，若不是對書法的弘揚與傳承深具使命感，又曷克臻此？同時他又利用擔任海軍總司令秘書，隨同赴菲律賓宣慰僑胞之際，促成赴馬尼拉舉行書法金石個展，這算是他第一次遠渡重洋，把中國書法帶進國際舞台的具體作為，頗收宣揚中華文化之效。

(二)擔任公職時期

陳氏在轉任公職後，更有時間和機會參與藝文活動，尤其是一九六二年組織「臺灣省政府同仁書法研究會」，參與者二百餘人，會員每週定期到中興堂研習書法，由陳其銓先生親自指導，並定期舉辦會員作品觀摩及展覽會，且由其編印《書論選粹》一冊，分送會員研讀並由臺灣書店公開發行，以廣宣揚，首開公務機關員工研習書法風氣。一九六二年，中國書法學會在書壇名流馬壽華、程滄波、李超哉及陳其銓先生等之倡議下發起成立。半年後，各縣市的書法分支會相繼成立，對書法的全面推展，終於有了初期的架構。同年受邀與藝文界耆賢馬紹文、高拜石、尤光先、謝宗安、石叔明、鄧濟榮、施孟宏等組織「八儔書會」。先後在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等地展出，對各地書法風氣的推廣及創作水準的提升，均有極大的鼓舞和影響。稍後又與姚夢谷、馬紹文、高拜石、丁念先、王愷和、謝宗安、呂佛庭共同創辦《藝壇》月刊，並擔任「書法規徑」專欄撰述。此外也為《暢流》雜誌王壯為主編的「書學」專欄撰稿達五年之久。

這時的其銓先生，在臺灣書壇已享有一席之地，他在一九六九年赴日參加第二屆國際書法會議，即被推舉於大會上代表致詞。越三年，第三屆中韓書法學術會議在台北召開，他發表了一篇〈中國書法的變化問題〉論文，獲得與會人士熱烈迴響。後來他調任省政府參議，更將大部份精力投注在書法推廣上，其中最重要的是應聘省立臺中圖書館「書法講座」，學員多為中部地區小學教師，每年除定期舉行師生作品聯展外，並為學員們作書法專題演講。對於書法教育之推展，頗著績效。

在此一時期，陳其銓先生於書法教育上還有一項非常重大的貢獻，就是創立弘道書藝會，辦理「弘道書法寫作研習班」及「弘道書法教學師資班」共十期，每期三個月，從學學員廣及北、中、南等地，為書法教育及師資的培養，進一步作落實紮根工作。這段期間他一方面致力書法班的開設和師資的養成，同時更積極奔赴各地演講，推廣書法理念。例如自一九七三年開始，先後在國立歷史博物館演講〈書法筆趣〉及〈如何欣賞書法〉以及〈甲骨文字與書法〉、〈隸碑木簡〉等書法專題；應中國書法學會之邀演講〈書法裝裱與題跋〉；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演講〈書法性質及研究途徑〉；在彰化縣中小學書法教學研習會演講〈書法源流及欣賞〉；在國立清華大學演講〈漢字書法類型及欣賞〉；在國立中興大學演講〈碑帖與書法〉；在東海大學演講〈漢字源流與書法演變〉；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演講〈書法寫作規格及題識〉。又分別在台中、台南師範學院、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藝專、淡江大學、中原理工學院、耕莘文學院、中國醫藥學院、嘉義農專、台中商專、勤益工專等大專院校講演〈書法真諦及研習途徑〉、〈書法述要〉、〈書法習作與寫作〉、〈漢字類型與書法變化〉、〈書道美〉等書法專題，對學校書法風氣之宣導，裨益良深。此外也在省立彰化社教館、新竹社教館、國民大會、臺灣省政府、佛教蓮社、各縣市文化中心等數十文教機構講演〈如何研習書法及欣賞書法〉相關專題，對倡導書法風氣及創作水準的提升，均付出極大的

心力。

從他演講的場次和講題內容，不難看出他的用心以及在書法方面鑽研之深與涉獵之廣。這些推廣活動在當時風氣不甚普遍且資訊閉塞的時代，著實起了不小的作用。

(三)公職退休，全力投入弘揚書藝時期

陳其銓先生於一九八一年元月，自公職退休，應聘為總統府參議，當時國防部三軍大學為加強軍官的藝文修養，設立藝文學術講座，聘請大學院所知名教授擔任榮譽講座，陳氏為該校禮聘學者之一，每週到校講授書法課程，前後三年，將書法理念與精神內涵，延伸到國防高等學府，意義至為重大。他自述地說：

這是一段十分愉快的經歷，每次上課，面對這些國軍的菁英，個個雄姿英發，肅靜聽課，認真研習，頓覺國家前途一片光明，自己也覺得很有成就感。¹⁶

其銓先生到總統府上班後，一些對書法有興趣的同事，聯合簽呈秘書長請求設立書法班，由其利用公暇為同仁授課。接著勝大莊筆墨公司及行政院文建會也相繼聘請陳氏講授書法。這時弘道書藝會也在台北設立書法研習班，以應北部愛好書法人士之需，一時之間，許多公私立團體聞風紛紛邀請前去開班，那段時期他就像一位傳道人，不斷地為他的信仰奉獻所有的時間精力。就在他北上傳道的那年五月，榮獲教育部頒贈臺灣區資深文藝工作貢獻獎。同年獲獎的，尚有梁實秋、黃君璧、朱玖瑩、梁中銘、呂佛庭等藝文界大老。

一九八四年夏，第五屆中韓書法學術會議在韓國漢城召開，陳氏膺任中華

16 轉引自〈陳其銓教授獻身書藝弘道半世紀〉，《弘道墨緣》第四期，南投：弘道書藝會，一九九四年年二月，第二版。

代表團團長，並發展〈南北朝書風平議〉書法論文。次年春天，中日文化交流三十五週年紀念會假台北舉行，他應邀在大會發表〈中日書法精神的發揚與奉獻〉專題演講。一九八六年，已年屆古稀的他，正好任教東海大學十週年。校長梅可望博士特頒贈「書藝泰斗」銀牌一座，以感謝他對該校書法教育的辛勞和對弘揚中華文化所付出的心力，並由該校視聽中心錄製「陳其銓書法教學錄影帶」一卷留校紀念。是年十一月，應邀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陳其銓稀齡書法展」，且接受行政院文建會主任委會陳奇祿頒贈「書林清望」銀牌一座；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陳癸淼致贈該館金質榮譽紀念獎章，以表彰其對於推行傳統國粹，弘揚書藝所作的卓越貢獻。

一九八七年以後，陳氏有感於在臺投入書法弘藝及教學工作已三十餘年，門下亦多能從事書法教學，欣見後繼有人，又加上年齡漸長，因此他除應邀在耕莘文教學院藝文班講述〈書道美〉外，則儘量減少教學或演講，將大部份時間用在書學研究和寫作方面。一九八八年九月，由書法界推請率同臺灣書法界人士赴漢城參加韓國藝術殿堂落成揭幕及亞洲現代書藝大展。一九九〇年十一月膺任中國書法學會理事長，並帶團前往新加坡參加第一屆國際書法展，出席的國家有中國大陸、日本、臺灣、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菲律賓、美國等地區代表。因該次活動陳氏與大陸代表團團長，也是中國書法家協會啟功先生、秘書長佟韋、古文字學者康殷、知名書法家劉炳森等朝夕過從，交換心得經驗，增進彼此了解與認識，也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其銓先生、啟功先生及日本書壇大老金子鷗亭，同受聘為新加坡書法研究院名譽院長，此乃我臺灣書壇莫大光榮。

一九九二年受聘擔任臺灣省立美術館園區規劃委員兼碑林小組召集人，就開發臺灣先賢、已故書壇元老，以及當代書林耆賢墨蹟，加以調整統一規格，精工鑄刻，建立難得一見的臺灣碑林景觀，並編印碑刻拓片及碑林專輯，使此深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碑林得以廣為流傳。此後其銓先生乃將觸角伸向

海峽對岸，把經營重心移向大陸，爭取大陸書壇對臺灣書法界更多了解和認同，對促進兩岸文化交流與增進彼此友好關係，頗富深遠意義。

五、推動書法教育的具體成效

陳其銓先生在從事書法教育工作六十年中，採取了研究、創作、推廣三者並進的方式，這在老一輩的書家中，並不多見，就如本文前面所述，若干書家往往以學者或賢達自居，並未將書法視為生命中重要的一環，因此大多只是閒情偶寄，信手作書，或也進行研究甚至講學上庠，但秉持推廣教育理念且意志堅定，賣力地奔波弘揚書道如其銓先生者，實屬難得。其一生為書藝所作的努力，約可歸結為如下三項：

(一)解行兼具，望重書壇

在陳氏早期弘揚書藝的年代，一般書法愛好者，較欠缺學術研究精神，不若今日書壇之研究閎富，書法理論著述琳瑯滿目的盛況，而其銓先生在創作、教學之餘，猶耽於書史、書論的探討，他除前述數十場專題演講和學術研討會所發表之論文外，也出版有《中國字體源流》、《中國的書法》、《書論選粹》、《中國書法概要》等書法專著。對文字源流、書體發展、創作要領，乃至技法解析，均有深入的介紹。其中《中國書法概要》及《書論選粹》二書最受重視，書法學者陳欽忠說“民國五十一年臺灣省政府書法研究會出版的《書論選粹》，蒐錄古今名家的論著，自書法起源、各體書法以至文房四寶，羅列齊全，可為當時著述體例的表率。同一類型的出版品如陳其銓《中國書法概要》……為臨池者提供了必備的知識，也曾風行一時”¹⁷。臺灣書法史研究學

17 陳欽忠〈臺灣地區前輩書家的作品風格及書學成就〉，收於《臺灣地區前輩美術家作品特展(二)書法專輯》，台中，臺灣省立美術館，一九九四年三月，P7。

者麥鳳秋也說“《中國書法概要》在甲文、金文部分，頗有個人研究心得”¹⁸。以當時的環境背景來看，這些專著的發行，無疑是同道們研習書法的絕佳參考書目，因而他也被公認為具有創作實力又有學術研究精神之少數書家之一，國內許多美展及書法競賽爭相聘請擔任評審委員。此外，亦曾應聘為臺灣省立美術館美術品典藏及作品審查委員、國立歷史博物館美術品審議委員、第十二、十五屆全國美展評審委員，以及象徵國內最高榮譽獎項之國家文藝獎評審委員等，在在都顯示其所有的努力，已普獲藝壇肯定。

除此之外，他的創作及展覽也從未間斷，書法專輯計發行有《奇川書法選集》、《甲骨文集聯》、《奇川墨蹟選集》、《陳其銓稀齡書法展專集》、《陳其銓書法展專集》、《陳其銓八十書法展專集》、《陳其銓教授書法展專輯》、《陳其銓教授北京書法展作品選集》等書。墨蹟入藏中、美、法、德、日、韓、智利、加拿大、新加坡、香港、波蘭等地美術博物館及教育學術機構，堪為當代書法界重量級人物。

(二)桃李滿園，蘭桂競馨

書法創作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有時甚至會陷溺低潮期，如果沒有堅定的毅力和高度的驅動力，是不容易走完全程的，睽諸許許多多對書法有興趣者，一開始看似狂熱，但在一段時間後就提不起勁，而無法繼續支撐下去，陳其銓先生說“這是非常可惜的事”，因為有些學習者中確實具備不錯的稟賦，之所以讓他們不能堅持下去，原因固然很多，但在研習過程所給予的鼓勵和動力也是不可免，所以他贊成學生參加書法展覽競賽，他認為借助比賽，可以使學習者獲致更多的經驗和信心，在一次又一次的上榜落榜、成功失敗之間，學習到更

18 麥鳳秋《四十年來臺灣地區美術發展研究之五——書法研究報告彙編》，台中，省立美術館，一九九六年元月，P109。

佳的創作能力與視野，同時藉著同台較勁，也可結識不少書法界的朋友，再透過相互間的切磋、鞭策，或者比賽成績高下的刺激，免於陷入「獨學而無友」的窘境。他的學生中，就有為數眾多的成員是循著比賽路線，一步一步往上攀爬而卓然成家。據《弘道書學》創刊號〈弘道師門菁英錄〉所列，成員計有二百三十四人，其中以中部地區最多，有一百四十六人，其次為北部地區的六十七人以及南部的二十一人。在這些會員之中，尚有日本人及旅外華僑，可見其分佈之廣，幾乎所有書壇俊彥均在網羅之列。當時國內各大小比賽展覽，弘道成員絕少缺席，麥鳳秋說“(陳其銓)弟子遍及南北，以杜忠誥、簡銘山、林隆達、吳啟禎、陳炫明等較受重視”¹⁹。事實上，近年來崛起或復出書壇的如蕭世瓊、林國山、施永華等人的表現，亦令人刮目相看。

弘道旗下成員不僅在展覽競賽場上成績耀眼，大放異彩，其受業門人，甚或再傳弟子，亦繼承優良師風，在全省各地開設書法班，廣收天下英才而教之，抑受聘擔任大專院校書法社團指導老師，凡此具足彰顯陳氏在推展書藝上之成功與卓越績效。這樣傲人的成果，陳其銓先生則淡淡地說“雖然這些書壇秀異已各有所成，但我不能掠人之美，在他們從我問學之前，有些早經名師指導，而有相當基礎，我不過提供他們觀念和研習方向再加努力而已”²⁰。其謙牧之襟懷，尤令人欽敬。

(三)跨海弘藝，馳譽中外

其銓先生在國內帶動書法風氣，培養書法俊秀有成之後，也極力地向國外擴展，為弘揚中華文化而疲於奔命，足跡遍及美、日、韓、星、馬、波蘭等地。最令他難忘的是一九九五年應我國駐波蘭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吳慶堂之邀

¹⁹ 同前註。

²⁰ 轉引自〈陳其銓教授獻身書藝弘道半世紀〉《弘道墨緣》第三版。

，前往華沙參加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國慶酒會，並即席揮毫，在三百多名貴賓面前，以節奏強烈的草書揮灑三件作品，其一為節錄〈禮運大同篇〉；其二則以「波蘭」二字為冠首書成“波平四海靖，蘭馥五湖春”對聯一幅；其三乃以「華沙」市冠首書聯云“華容顯異彩，沙數證繁康”。由於該三件作品文字內容深富意義，經現場翻譯後，引起觀眾熱烈掌聲，讓外國人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及文學藝術之美。在此趟行程中，其亦應邀到華沙大學漢學系演講〈書法精義〉及揮毫示範，受到副校長霍沃嘉教授、漢學系主任昆士勒教授的熱烈歡迎與接待，但見旁聽席上座無虛席。一行離開華沙前夕，吳慶堂代表特地轉來該校副校長一封充滿熱情和推崇的感謝函，為臺灣作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國民外交。

近幾年來，其銓先生主要的活動地區除臺灣外，以大陸為多。分別於一九九六年前往廣東嘉應大學演講〈書法真諦與習寫進階〉，翌年受聘該校美術系客座教授。二〇〇〇年八月赴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行「陳其銓教授書法展」，大陸書壇重量級人物均到場致賀，北京各大媒體皆以顯著的版面大幅報導評析，對其書學造詣及推展書法教育的貢獻表示高度推崇，並認為“這是促進祖國大陸與臺灣高層次的文化交流”²¹。發行全中國大陸的《中國書法專刊》，也以「編者話」專欄，揭示：

當前兩岸關係正處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陳其銓教授能親自率同中華弘道書學會門人來京舉辦大型書法展，不能不看出他的遠見與卓識……，這次書法展，必將有力地促進兩岸書法藝術交流的新發展，必將對兩岸關係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²²

21 引自《志道弘道與樂道永恆——陳其銓教授的書法理念及弘揚推廣實錄》南投，弘道書學會編印，無出版年月，P12。

22 同前註。

雖然是以展覽名義到北京，但還是在北京大學的安排邀請下，於該校講演〈臺灣五十年來的書法發展與傳承〉，內容係就臺灣光復後五十年來書法發展，分為「沈滯」、「復甦」、「重振」三個階段，並就每個階段的特質及重要活動暨主導人物，作客觀的分析介紹，以及當前臺灣書學發展及創作方向作重點式的討論報告。

同年九月，再度赴大陸潮州「韓山師範學院」母校演講〈書法真諦與研習進階〉，場面熱烈，掌聲不斷。過了一星期，再應邀返回廣東故居豐順縣舉辦「陳其銓教授書法展暨邀請展」，展出其近作一百件及鄰近縣市地區知名書家三十件，彼此相互觀摩，交換心得，行程中也安排了書法講座，更是盛況空前。據估計該次書法展及講座，前來參觀和聽講者，超過三千人次，對於豐順地區書法風氣的倡導，實有極大的意義與收穫。

大陸方面深知這位臺灣書壇耆宿，以超過半世紀的歲月將全付精力投注於書法上，特地在豐順博物館設置「陳其銓書法室」，長期展出其書法作品及相關文獻資料。同時韓山師範學院為禮遇這位傑出校友，也在該校新建圖書館成立「陳其銓書道館」，作為美術系教學研習及書法界觀摩之用。這般備受尊崇的結果，是他一步一腳印，用畢生心血換來的結晶，也是他從事書法教育及書藝推廣工作，最值得感到欣慰的事。

目前他雖已八十六高齡，但仍身強體健，耳聰目明，對於他的實質成就，我們不敢就此遽下定論，未來相信還有更多的理想與抱負，亟待實現，身為後生晚輩的我們將陪著他繼續完成未竟的心願和志業，共同打造出更美好的書法新願景。

臺灣書法藝術發展的推手——陳其銓先生

六、結論

本文因未對陳氏書法造詣作任何評論，僅就其弘揚書藝及推動書法教育這部份加以析述探索，故只能就「點」的透視，到「面」的聯結，且皆圍繞在其從事書藝活動的相關議題上，而無法顧及到其書藝創作的內涵價值及其書學思想所蘊含的獨特精神與意義，這些議題只能留待未來如有適當機會再行探討，也因此使得這篇論文顯得平淡無奇。不過，經由前文的鋪陳縷析，讓我們清楚地了解到，陳其銓先生接觸書法相當地早，而且一路走來，對推動書法教育的熱忱未嘗稍減，其堅定的信念和執著的態度，把他逐步推向書法教育家的崇高地位，洵實至而名歸。在書法這條道路上，受過他啟迪或牽引者，不知凡幾，非但對臺灣書壇影響重大，連東亞地區不少國家也留下了他積極奔走推展書藝的身影，尤其在人才濟濟的大陸地區，也對這位臺灣書法藝術發展的推手，備感尊崇。而今儘管門生成群，弟子中更有多人成為臺灣書壇中堅，但他並不以此為既足，他認為臺灣書法的未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大家應該齊心協力，共同為屬於中國人的書法世界開創更富有時代性的風貌。同時在兩岸交流日益頻繁，國際往來日趨密切的二十一世紀，如何和大陸書壇並駕齊驅，甚至超越他們，並放眼全世界，進軍國際舞台，使中國書法能在褪化為獨立觀賞藝術的時刻，以傲人的姿態，“讓世人對中國這項特有文化另眼相看，縱橫洋界，這才是我們應有的遠大理想與最終目標”。陳氏的真知灼見的確值得現今書法同好深思惕勵。

蒼上陽明到東華念心色半迷溪溪八記
詠海風片多似興之深野跡玉懷自不
同保從去已任處空回國焦素學陽夢
臘盡、龍多、尋故蹤 己未年臘望陽明山二首

歲在丙子之秋 南溪先生并記



陳其銓草書中堂〈己未殘臘登陽明山感懷七絕二首〉

觀未霄悟其明麗觀白雲悟其捲
 舒觀幽嶽悟其靈奇觀河海悟其
 浩瀚則俯仰間皆文章也對綠竹
 得真虛心對黃華得真晚節對松
 柏得真性情對芝蘭得真幽芳則
 遠覽處皆師友也

丙寅新秋其銓



陳其銓隸書中堂〈古句〉

故國畫士師溥心畬先生之行高風為世垂門下弟子亦多能師
 統清氏名所成南有黃君雲溪溥心畬先生習藝夕惕朝乾鑽而不
 捨者十五有之其深得其師法乳難任以職多年於儒館舊籍不
 書生年色清氏生前所謂平遠兼擅永慎風夜勤習凡古人名畫無
 不心摹手追必得其妙落而後已其用力精勤若此造詣可知矣茲願
 溪君主名師圖書館邀請於中興畫廊展覽此作以件以
 饗同好爰為一之藉申鄙陋之忱云耳

中華民國十七年歲次庚寅之秋 頤南陳其銓謹識



轉折之間顯古意
徐急有道見風神

陳其銓

陳其銓草書對聯〈轉折之間顯古意・徐急有道見風神〉

遊觀四方通微古今圖史二堂集并歲時集藏書英又成六言楹帖



降箋三才得取古今

品史一全獲取古今

歲在丙寅仲秋

南溪陳其銓時居台北



陳其銓甲骨文對聯〈丙寅仲秋集句〉

書道

書道先驅躬卜辭風神多智也體長少說
棟苑正澤朱顏入鈔通靈友古是篆籀
籀分字迹連衣提轉折形多如蒼茫習底
精靈躍住是龍宮起舞時

庚午五月論書詩二首

筆在兩早八月上完 南翥多川并記

